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Inc.
美國學術出版社

漢學 Sinology 4 (2021)

ISSN 2833-1516, Online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46
馬維行 (M. Woesler) 主編

歐洲大學出版社

漢學 Sinology 4 (2021)

《漢學》由世界漢學研究會(http://china-studies.com)於2018年創辦，收錄有關中國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大中華地區歷史、經濟、文化和社會文章、不定期論文、評論文章、書評等，以及其他中文期刊和專著的論文摘要。本期刊為歐盟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專門的學術交流論壇。我們歡迎各地學者(包括博士研究生)的來稿。

Hanxue / Sinology is a double blind peer reviewed annual journal in Chinese on traditiona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featuring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Humanities including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Studies, Letters, Philosophy, History, Law, Economy etc. It offers a forum especially for scholars from sinophone countries, regions and communities. We welcome contributions based on independent research by scholars, including PhD candidates, from anywhere. Publisher: New Castle: 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Editor: Martin Woesler.

《漢學》文章經過專家審閱，每年出版一期。

期刊網站是：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本刊已加入以下引文索引： Publons、Index Copernicus、ROAD、Citefactor、Academic Research Index (ResearchBib)、Scientific Indexing Service 等

《漢學》是中國湖南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的中文學術期刊。編輯部：湖南師大外院國際漢學中心。

出版社、印刷、發行：美國學術出版社，美國19801 特拉華州紐卡斯爾縣威爾明頓市 1007 N Orange St 4th floor suite #96, Wilmington, New Castle, Delaware 19801, USA.

美國：該雜志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在美國印刷出版，可通過 ap@e-texts.org或亞馬遜網站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歐洲：該期刊由歐洲大學出版社在歐洲印刷和出版，可以通過 info@universitypress.eu 或 Amazon.de 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主編：吳漢汀

郵箱: journal@china-studies.com
ISSN 2833-1516, Online ISSN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4-6, ASIN

每篇文章都有 DOI, 例如：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X, X 表示期刊的部分，比如 X 是 1 表示封面、版權頁、目錄，2 表示第一篇文章。3 表示第二篇文章，以此類推。訂購 order@china-studies.com

製作編輯：黃淵基，漢學編輯：朱立蓥

個人和機構訂閱費用（含國內外郵寄費）：

紙質版 49 歐元/年（不含特刊）

電子和紙質版 99 歐元/年（含特刊）

特刊 49 歐元/期

大學校內網入口許可 (IP 域名範圍)398 歐元

有關每期目錄信息，請參閱美國國會圖書館內記錄：

http://journal.china-studies.com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來稿須知

請在 Microsoft Word 或 Open Office 中按照期刊的格式編寫論文，並提交至 journal@china-studies.com。

《漢學》期刊投稿文章格式詳述：

1. 字體和行距

文章應選用 A5 版面，頁邊距為上下左右各2cm。文章標題中文應採用 20 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 20 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副標題中文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四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作者名字，所在大學，所在國家或地區這一資訊應採用五號宋體，並居中顯示。

文章摘要部分："摘要"二字應採用五號加粗宋體，左對齊，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宋體，寫在"摘要："二字下一行，中文摘要需 300 字左右。英文摘要中，"Abstract" 這一單詞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左對齊，英文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寫在"Abstract:"下一行，英文摘要需 250 詞左右。

正文部分：一級標題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二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加粗宋體，上方空一行，三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宋體，其他正文內容中，中文應採用小四號宋體，英文應採用小四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首行縮進 2 字符，行距統一為：多倍行距 1.2 倍。註腳部分：中文應採用五號宋體，英文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

2. 文中引文以及註腳

當正文中出現長引文時，應單獨引用，採用五號楷體，前後空出一段，每行縮進 4 字符。在引文最後應當用括弧標明作者名字，年份及頁碼，不同項間用英文逗號以及英文空格銜接。

請將作者相關研究方向，聯繫方式，是否為基金專案論文等資訊作為註腳於封面頁標明，如論文為基金專案下論文，請按照"基金專案：專案名稱或編號"格式在註腳寫明，註腳部分只需要注明需要解釋的信息，無需將參考文獻添加在註腳部分。

3.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四字應另起一頁，採用四號宋體，左對齊顯示，文獻按照英文首字母或拼音首字母排序，書籍以及期刊名應用斜體表示。參考文獻第一行左對齊，第二行應首字縮進 2 字符。

引用文獻為**書籍**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書籍名* [英文翻譯]. 出版地[英文翻譯]：出版社[英文翻譯].

英文的書籍：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Book Title* [中文翻譯]. Place[中文翻譯]: Publishing House[中文翻譯].

引用文獻為**期刊**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文章名稱[英文翻譯]. *期刊名稱*[英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英文的期刊：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Paper Title [中文翻譯]. *Journal title* [中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倫理聲明

《倫理聲明》基於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於 2011 年起草的建議。

編輯義務

1. 中立。文章內容與作者的種族、性別、性取向、年齡、殘疾、宗教、民族、政治哲學無關。
2. 保密。所有手稿都應被視為機密文件。未經編輯允許，不得將它們展示給任何人。除了作者、審稿人之外，管理人員和編輯人員不應向任何人透露提交的稿件信息。
3.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未經作者明確同意，編輯或審稿人不得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所提交稿件中未發表的數據。
4. 發表決定權。期刊編輯決定投稿文章的發表。編輯在編輯委員會政策的指導下，考慮有關誹謗、版權和剽竊的法律義務。編輯可以與編輯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或審稿人共同做出決定。如果作者對委員會的決定有異議，編輯可以邀請兩位新的審稿人。

審稿人義務

1. 編輯權。審稿人協助編輯人員做出決定，也可能幫助作者提高稿件質量。
2. 延期和最後期限。當一名客座審稿人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評估文稿中提出的研究，或者如果他發現自己無法及時提供報告，必須立即通知編輯，以便預留時間聯繫其他審稿人。
3. 客觀、禮貌和尊重的標準。報告必須客觀。不允許針對作者的個人評論和批評或針對文本內容的傷害性言論。審稿人的觀點必須清晰，論據充分，並且尊重作者。
4. 引用文獻。審稿人必須找出作者未引用的出版物。任何此類表示都必須附有適當的評論。審稿人應提請編輯注意手稿和以前發表的數據之間的任何相似性和重疊。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通過匿名回復獲得的信息和想法是機密的，不應用於審稿人的個人利益。審稿人不應接受可能導致與作者產生競爭、合作或其他關係的利益衝突的稿件。

作者的義務

1. 信息的有效性。在提交出版的文章中包含的信息必須提出作者的研究結果，以及這些結果及其重要性的客觀討論。基礎數據必須正確顯示。欺詐性和故意不准確的信息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作者應該引用對研究有影響的出版物。
2. 創意和剽竊。作者必須確保所寫的是自己完全原創的研究，如果他們使用了其他人的書或文章，必須適當地標記出引用出處。
3. 一稿多投。作者不應向多個期刊(或書籍)提交同一篇稿件。在多個期刊上提交同一篇稿件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本雜志不接受除中文以外的其他語言發表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必須提供第一次出版的參考資料，並且不受原出版商的版權限制。
4. 文章作者。只有對相關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作者才被認為是作者。所有對研究做出貢獻的人必須出現在作者名單中。如果其他人參與了這個研究項目的某些方面，他們應在致謝中提到。第一作者必須確保所有合作作者(且只有合作作者)都包含在稿件作者名單中，合作作者已經看到並批准稿件的最終版本，且同意提交稿件。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所有作者如果有基金支持，必須標明。
6. 出版中的錯誤。如果作者在其出版物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錯誤或不准確之處，必須迅速通知編輯。

漢學 4(2021)1-6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1

《漢學》第四卷（2021）
典籍 Classics

内容目錄 Contents

《孔丛子·诘墨》成篇问题刍议————伍亭因 7
Discussion on the Composition of Kongcongzi: Jiemo (Kongcongzi Criticizing Mozi). Wu Tingyin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2

敦煌写本《新修本草》残卷研究————王国巍 35
Study on the Fragment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Newly Revised Materia Medica”. Wang Guowei.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3

南人北学陆陇其————梁世和 51
Lu Longqi - A Southerner Who Studied the Northern Tradition. Liang Shihe.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4

《勵忠節鈔》引《世說新語》考論————黃啟深 75
A Study of *Shishuo Xinyu* with Reference to *Lizhongjiechao*.
Huang Qishen.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5

唐大中初年道教瑞应与国家政治的互动 —— 以唐大中二年饶州开元观神秘移址事件为例————周能俊 107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oist Divination and 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Early Dazhong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 The Example of the Mysterious Relocation of Kaiyuanguan in Raozhou in the Dazhong Second Year of Tang Dynasty. Zhou Nengjun.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6

漢學 4(2021)7-34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2

《孔丛子·诘墨》成篇问题刍议

Discussion on the Composition of Kongcongzi: Jiemo (Kongcongzi Criticizing Mozi)

伍亭因[1],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香港

Wu Tingyin,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SAR

摘要

錢前贤发现《孔丛子·诘墨》内容材料与《墨子·非儒下》及《晏子春秋》关系密切，功不可没；然而今本〈诘墨〉行文布局严谨，近似专题论文，学者则未尝仔细分析〈诘墨〉之篇章结构。再者，学者集中依据〈诘墨〉末段，几乎一致认为孔鲋（约前 264—前 208）即是〈诘墨〉之编撰者；部分学者甚至认为〈非儒〉与〈诘墨〉之关系，属于儒、墨两派意见相左之争。诚然，参考古书通例，学者似乎误解〈诘墨〉最后一段之文意；仔细考察〈诘墨〉内容及《孔丛子》一书之性质，〈诘墨〉则有意重新塑造孔子之正面形象。

[1] 研究方向：古代文献，电子邮箱：ty.ng@cpce-polyu.edu.hk

本文尝试分析今本〈诘墨〉行文结构完整、内容前后呼应之实。其次，本文重读〈诘墨〉末段“曹明问子鱼”，结合先秦诸子互相诘难之学术风气，考察今本〈诘墨〉成篇之年代、编者、缘由等问题。

关键词

孔丛子、 诘墨、非儒、儒家、墨家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offered us enlightening views o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Kongcongzi: Jiemo* (*Kongcongzi Criticizing Mozi*), *Mozi: Feiruxia* (*Second Text Against the Confucians*) and *Yanzi Chunqiu*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Master Yan*). Nonetheless, the extant version of *Jiemo*, almost as precise and organized as a monograph, rarely conjures up scholarly research into the details of its writing style and structure. In addition, among the scholars there has been a consensus mainly based on the last paragraph of Jiemo, whereby the authorship of *Jiemo* is attributed to Kong Fu (circa 264 BC – 208 BC). Some even went so far into suggesting that *Feiru* and *Jiemo* embody the disagreement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oism.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mmon style of the ancient texts, it follows that their arguments stemmed from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last paragraph of *Jiemo*. A closer look into its content as well as the nature of *Kongcongzi* reveals that *Jiemo* was in fact intended to reestablish the positive image of Confuciu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behind the integrity and cohesion enshrined in the extant version of Jiemo. Furthermore, this paper revisits its last paragraph “Caoming asks Ziyu”. With due considerations of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where mutual criticisms prevailed among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it investigates the time of compilation, the editorship and raison d’être of the extant *Jiemo*.

Keywords
Kongcongzi, Jiemo, Feiru, Confucianism, Moism

一、引言

自《隋书·经籍志》载录伊始，《孔丛子》多归入“《论语》类”或“儒家类”，惟今本二十三篇之中，独有一篇〈诘墨〉涉及墨家言论。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尝试通盘考察《孔丛子》，并推论此为孔鲋（约前264—前 208）手笔。郑良树〈论《孔丛子・诘墨》的写作背景及成书时代〉则首以专题形式，考辨〈诘墨〉并非后人伪作，更否定此篇由曹魏之王肃（195—256）所编撰；进而据〈诘墨〉材料来源及成篇背景推论此文成于孔鲋之手。孙少华于硕士论文〈《孔丛子》的成书时代与作者及其材料来源〉，从史实及〈诘墨〉末段推论〈诘墨〉“成篇必在战国无疑，即实在孟子之后，秦统一之前”，而作者当为孔鲋。孙氏其后于博士论文转趋保守，认为“从〈诘墨〉的时代学术背景分析，也应该处于战国时期或秦汉之际为宜。”张爽〈浅析《孔丛子・诘墨篇》与儒墨对立〉则简明分析〈诘墨〉材料来源及主要内容，由此推敲儒墨对立源于两者思想主张之不同。前辈学者发现〈诘墨〉材料与《墨子・非儒下》及《晏子春秋》关系密切，功不可没；然而今本〈诘墨〉行文布局严谨，“近似专题论文”，学者则未尝仔细分析〈诘墨〉之篇章结构。再者，〈非儒〉与

〈诘墨〉之间是否仅属儒、墨两派意见相左之争？又，学者集中依据〈诘墨〉末段，几乎一致认为孔鲋为〈诘墨〉之编撰者，此论是否恰当？本文即尝试分析今本〈诘墨〉行文结构完整、内容前后呼应之实。又，本文重读〈诘墨〉末段“曹明问子鱼”，结合先秦诸子互相诘难之学风，考察今本〈诘墨〉成篇之年代、编者、缘由等问题。

二、今本〈诘墨〉篇章结构考

黄怀信曾谓〈诘墨〉“近似专题论文”，惜未有举证申述。细考今本〈诘墨〉全文布局严谨，篇章极其完整。编撰者似乎先拟定段落安排，再编撰全文，今举证如下：

其一，宏观《孔丛子・诘墨》与《墨子・非儒》段落对应关系。今本〈诘墨〉共有十段，条理清晰，其中九段分别先以“墨子称／曰”方式记载墨子诘难孔子之辞，下接以“诘之曰”反驳其说，盖为孔氏后人之言；最后以“曹明问子鱼”一段总结全文。

今本《孔丛子・诘墨》以“墨子称／曰”引录墨氏观点，首六则不仅互见于今本《墨子・非儒下》，而且两篇对应之段落排列次序一致，其材料来源自《墨子・非儒下》，殆无异议：

	《孔丛子・诘墨》（傅亚庶，2011，*孔丛子校*	《墨子・非儒下》（吴毓江,1993,*墨子校注*,北

	释，北京：中华书局，页 391-393）	京：中华书局，页 439-440）
1.	墨子称：“景公问晏子以孔子而不对，又问，三皆不对。[……]”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
2.	墨子曰：“孔子之齐，见景公。公悦之，封之以尼谿。[……]”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谿，[……]
3.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	孔丘乃志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
4.	墨子曰：“孔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	孔丘为鲁司寇，舍公家而于季孙，[……]
5.	墨子曰：“孔子厄于陈、蔡之间，[……]”	孔丘穷于蔡、陈之间，[……]
6.	墨子曰：“孔子诸弟子：子贡、季路辅孔悝以乱卫，[……]”	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

至若第七、八、九则“墨子曰”不见于今本《墨子》，然而互见于《晏子春秋》：

	《孔丛子·诘墨》（傅庶，*孔丛子校释*，页393-394）	《晏子春秋》[2]

[2] “关于《晏子》的成书年代，过去一直争论很大，有的认为是六朝时人的伪作，有的认为‘在秦政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有的认为‘成书在战国之世’等，莫衷一是，但该书并非出自晏婴之手，则是不可推翻的铁论。简本《晏子》出土于西汉武帝时期的墓葬中，六朝之说不攻自破。而且说明西汉初年，在当时比较僻远的临沂地区已有《晏子》一书的流传，足证《史记》记载当时‘世多有之’是可信的。在印刷尚未发明的西汉时期，书籍的传播多靠简帛的抄写与口授，抄书难，流传更难，从成书到得以流传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传到文化不太发达的僻远山区，在时间上则会更长一些。从《史记》的记载和简本《晏子》的重新问世，足以说明《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最晚不会晚于秦统一六国，从书中的内容及书本的语言用字来看，很可能还会更早一些。”（骈宇骞，1988，序言，*晏子春秋校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页 3）。又，关于简本《晏子》之释文及注释，详参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1985，*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页 87-106。谨案：关于今本《晏子春秋》材料来源，或有出自其他先秦秦汉传世文献者，如《内篇杂上·晏子之晋睹齐累越石父解左骖赎之与归》，刘师培即怀疑“此节与‘下晏子为相’节，均非《晏子春秋》本书也。[……]后人据他籍及《史记》所载补入此二节，非其旧也。”（吴则虞，1962，*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 354。）简本《晏子》出土，有助理解今本《晏子春秋》成书不晚于秦统一六国之时；可惜今本《晏子春秋》尚有不少篇章未见于简本《晏子》。本文暂时据现有之出土材

7.	墨子曰：“孔子相鲁，齐景公患之，[……]”	《外篇不合经术者·仲尼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仲尼相鲁，景公患之，[……]”（吴则虞，1962，*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 503-504）
8.	墨子曰：“孔子见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见晏子乎？’[……]”	揉合《外篇不合经术者·仲尼见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见寡人宰乎》“仲尼游齐，见景公。[……]”（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页 499-500）及〈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致问〉“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页 500-501）两篇文字。
9.	墨子曰：“景公祭路寝，闻哭声，[……]”	《外篇不合经术者·景公上路寝闻哭声问梁丘据晏子对》：“景公上路

料及传世文献，推论今本《孔丛子・诘墨》与《晏子春秋》盖成于战国至秦汉之间，当中内容极可能早于战国时期逐渐形成。

		寝，闻哭声。[……]”（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页 497-498）

清人毕沅（1730—1797）认为此三则皆为《墨子·非儒》上篇之佚文。郑良树较为保守，认为〈诘墨〉不见于今本〈非儒〉之文字，“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是〈非儒〉上及中今已亡佚，它们可能就在那两篇内；第二，它们也可能就在〈非儒〉下内，今本〈非儒〉下恐有残缺。”（郑良树，2001,*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页 252-264）孙少华则云：“〈诘墨〉既然明言诘‘墨’，则其材料必出于墨家。”并推论“〈诘墨〉中皆被冠以‘墨子曰’，不会取自《晏子春秋》。但是《晏子春秋》又的确存在这些材料而无‘墨子曰’，它们要么是今《墨子·非儒》亡佚的材料，要么是当初流传的墨子语录。”（孙少华，2011，*《孔丛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 83）其实按〈诘墨〉首六则“墨子曰”与今本〈非儒下〉重文互见之段落排序一致来看，〈诘墨〉第七至九则“墨子曰”疑属〈非儒下〉之佚文。[3]

[3] 傅亚庶〈孔丛子的文献与思想价值〉亦持相类观点，更大胆推论：“〈非儒下〉所非孔子言行的排列顺序，从‘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开始，而〈诘墨篇〉的排列顺序与此完全一致，故〈诘墨篇〉第七、八条疑为〈非儒下〉‘孔某穷于陈、蔡之间……孰大于此’下的脱文；〈诘墨篇〉第九条

综观全文布局，〈诘墨〉九则段落先称引“墨子称／曰”，再接“诘之曰”逐一反驳，似乎有意识与〈非儒〉互相颉颃。再审〈诘墨〉末段以曹明语作结云：“吾始谓墨子可疑，今则决不妄疑矣。”（傅亚庶，*孔丛子校释*，页 395）意谓曹氏一直怀疑墨子难孔之辞，现今则不再胡乱质疑孔子。细心比对今本〈非儒下〉文末总结曰：“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吴毓江，*墨子校注*，页 441）墨者强调怀疑儒者之言行，从而收结全文。由此可见，〈非儒〉与〈诘墨〉之文章收结，一疑儒者而另一不再妄疑儒者，后者行文显然回应前者；足证〈诘墨〉之编撰者熟读〈非儒〉，并与之论辩。

其二，微观〈诘墨〉措辞。今本〈诘墨〉第七段称引“墨子”，记齐景公忧孔子相鲁而危及齐国之盛，晏子献计安抚景公。从此文得见墨子记载晏子认为孔子为圣人、圣相。

“孔子相鲁、晏子献计”之事，其实不合史实。吴则虞（1913—1977）校注《晏子春秋》云：“孔子相鲁在定公十四年，晏子已卒，此亦传闻之辞也。”[4]《史记·齐太公世家》云：

疑为〈非儒下〉‘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季雕刑残，莫大焉’下的脱文。”（傅亚庶，2011，*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页 617。）

4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页 504，注 1。关于晏婴卒年，又可参钱穆，1985，*先秦诸子系年*，北京：中华书局，页 10-11。

> 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犁鉏曰："孔丘知礼而怯，请令莱人为乐，因执鲁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故从犁鉏之计。方会，进莱乐，孔子历阶上，使有司执莱人斩之，以礼让景公。景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是岁，晏婴卒。（司马迁,198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页 1505）

《史记》记载齐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 500 年），齐景公忧孔子相鲁，然而当时安抚景公并献计之人并非晏子，而是犁鉏；司马迁（前 145—？）同时记晏子死于此年，先于孔子相鲁之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 496 年）。〈诘墨〉未有以此史实作为反驳墨子之理据，反而从"晏子对孔子之评价"入手，并曰："案如此辞，则景公、晏子畏孔子之圣也，上而云非圣贤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不然，则不然矣。"（傅亚庶，*孔丛子校释*，页 393）所谓"上而云"，即指〈诘墨〉第一段"墨子曰"部份，其文云：

> 墨子称："景公问晏子以孔子而不对，又问，三皆不对。公曰：'以孔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圣人。今问子而不对，何也？'晏子曰：'婴闻孔子之荆，知白公谋，而奉之以石乞，劝下乱上，教臣弑君，非贤圣之行也。'"（傅亚庶，*孔丛子校释*，页 391）

此文称引"墨子"，记齐景公问晏子"孔子为人是否贤圣"，晏子则举孔子明知白公作乱而未有阻止，因而否定孔子为贤圣人；可见此段记晏子认为孔子非圣人，相比〈诘

墨〉第七段“墨子曰”记晏子以孔子为圣人、圣相，两者对孔子之评价显然前后矛盾。是故，〈诘墨〉第七段之诘辞以“上而云”抗辩，责难墨子“上下相反”，指出墨子引述晏子对孔子之评价先后矛盾。宋咸（生卒未详）早已留意此种情况，因而注释《孔丛子》云：“言晏子前称孔子所为皆非圣贤之行也，此又以为圣相，是先后相反矣。”（傅亚庶，*孔丛子校释*，页 404，注 44）可见宋咸之卓识。故此，〈诘墨〉不举史实以反驳墨子，反而刻意提到“上而云”、“上下相反”，可见段落之间互相呼应，篇章结构完整，布局尤其严谨，今本文字必经一人之手所整理而成，过去学者鲜有厝意〈诘墨〉内文之关系，今补述于此。

黄怀信认为“第十八篇名〈诘墨〉，近似专题论文”，可惜未有举证论述。（黄怀信，1987，《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页 32，34-35）总上文所考，一则宏观《孔丛子・诘墨》与《墨子・非儒》段落对应之关系，二则微观〈诘墨〉段落措辞之精密；本文由此推论今本〈诘墨〉尝经一人整理成篇，而编撰者对于〈诘墨〉全文之布局、段落之安排，条贯于胸；此外，编撰者亦熟读《墨子・非儒》，因而得见〈诘墨〉行文有意识与〈非儒〉颉颃。

三、今本〈诘墨〉成篇年代、编者及缘由蠡测

既知今本〈诘墨〉全文结构严谨，必经后人之手整理

而成，随之必须审视其成篇年代、编者及原因。历来学者多有论述，如黄怀信云：

> 据该篇（本文案：〈诘墨〉）最末一节所载“曹明问子鱼曰：‘观子诘墨者之’云云之事，知鲋确曾有诘墨之作。那么，该篇无疑可以看作孔鲋手笔。至于该节文字，可能属后人附益，也可能是作者自设，总的说来无关要旨。”（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页 34-35）

又，郑良树认为〈诘墨〉当非伪作，其理据为：

> 篇末曰：“曹明问子鱼曰：‘观子诘墨者之辞，事义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复起，对之乎？’答曰：‘苟得其理，虽百墨，吾益明白焉……。’”明言本篇乃孔鲋字子鱼之作；证诸本篇制作之背景缘由以及所引材料之早，孔鲋之作，当为可信。过去学者皆不信本书，谓乃东汉之后之作，笔者认为，至少本篇不在伪作之内。（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页 264）

至若孙少华于硕士论文认为：

> 〈诘墨〉的作者，不仅当时可以看到《墨子》一书，并且应该是《墨子》成书很久以后的善本。同时，〈诘墨〉成篇还当在孟子“拒杨墨”之后，因为此前未见有儒家“诘墨”的记载。同时，〈诘墨〉成篇亦不会在秦燔书和汉惠帝除“携书律”前后，因其时不会有《墨子》善本存世，更不会有儒家弟子关注墨家书的事情。而汉武之后，儒家地位独

> 尊，“诘墨”已无历史必要。东汉末、魏晋之世，时局动荡，墨家书散佚严重，宋代尚又散失八篇，王肃、宋咸之流岂能见到完整的《墨子》而伪造之？故〈诘墨〉成篇必在战国无疑，即实在孟子之后，秦统一之前。而〈诘墨〉又有云“曹明问子鱼曰：‘观子〈诘墨〉之辞，事义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复起，对之乎？’”由“墨者复起”推测，此时墨家地位已颓，〈诘墨〉成篇当是孟子后很久的事情，应为战国末为宜。[……]此处曹明既云〈诘墨〉作者为子鱼，当有一定可靠性。此段末曹明问子鱼，已见〈诘墨〉名，知此末段必为子鱼为此篇所写序。（孙少华，2006，*《孔丛子》的成书时代与作者及其材料来源*，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页 26）

由此可见，过去学者普遍据〈诘墨〉末段“曹明问子鱼”之事，并结合该篇之材料来源及时代学术背景，一致论定孔鲋即是〈诘墨〉之编撰者。然而，孙少华其后于博士论文转趋保守，认为“从〈诘墨〉的时代学术背景分析，也应该处于战国时期或秦汉之际为宜”，（孙少华，*《孔丛子》研究*，页 87-88）又云：

> 〈诘墨〉末段有“曹明问子鱼”及“观子诘墨者之辞”，既然此处出现了此篇的作者之名与篇名，说明这段材料与〈诘墨〉的作者应当不是同一个人，而属于后人追记。（孙少华，*《孔丛子》研究*，页 125）

孙氏改变立场，主要见于两处：其一在于〈诘墨〉成篇年代由“当是孟子后很久的事情，应为战国末为宜”，转

变为“应该处于战国时期或秦汉之际为宜”；其二在于〈诘墨〉之作者，从“必为子鱼”改为“〈诘墨〉末段与〈诘墨〉的作者应当不是同一个人”。既然前贤同据〈诘墨〉末段为证，何故孙氏后来修正曾经与前贤一致认定孔鲋编撰〈诘墨〉之说法？

（一）、〈诘墨〉“曹明问子鱼”一段辨析

今细读〈诘墨〉末段，云：

> 曹明问子鱼曰：“观子诘墨者之辞，事义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复起，对之乎？”答曰：“苟得其礼，虽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虽一人，犹不能当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矫称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吾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尽乎。”[……]曹明曰：“吾始谓墨子可疑，今则决不妄疑矣。”（傅亚庶，*孔丛子校释*，页 394-395）

中间删节孔鲋引证孔子与晏子互相称善之辞，不碍下文讨论。此段文字有四处值得细加研读：

其一，孔鲋自称其字子鱼。孙少华早年即据此段认为乃子鱼自序，从而推论〈诘墨〉必为子鱼所作。今考载有自序之先秦秦汉传世文献，刘安（前 179—前 122）《淮南子·要略》自谓为“刘氏之书”；（刘文典，冯逸，1989，*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页 71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自称“迁”或“太史公”而不云“子长”；[5] 王充

[5] 余嘉锡云：“《庄子・天下》、《淮南・要略》，皆序也，但无序

（27—97）《论衡·自纪篇》亦称己作“王充”或“充”，仅于文首记曰“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黄晖，1990，*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页 1187）至若《吕氏春秋》由吕不韦（？—前 235）门人代笔，其《季冬纪·序意》则称吕氏为“文信侯”。（许维遹，2009，*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页 273）如果〈诘墨〉末段属孔鲋自己作序，按上述古书撰述之体例，无由自称其字；是知此段文字当属孔鲋以外他人之手笔。

其二，孔鲋自述“曹明问子鱼”一事。《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天论〉、〈解蔽〉、《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及《汉书·艺文志》先后皆于文中直接评骘先秦诸子之学说思想，然而未有寓托故事复述其事。既知〈诘墨〉旨在与墨子诘辩，按古书通例，编者若属孔鲋，理当不必注明“曹明问子鱼”以复述孔鲋诘墨之事。如今注明“出处”，刻意塑造身份不详之曹明向子鱼提问，[6]此段或

之名。其以自序入著述，始于司马迁《史记》，扬雄仿之。后此如魏文帝《典论》，葛洪《抱朴子》之类，皆有‘自序’，不可胜数。又如班固《汉书》，谓之‘叙传’，王充《论衡》，谓之‘自纪’，王符《潜夫论》，谓之‘叙录’，皆自序也。”（余嘉锡，2007，*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北京：中京书局，页 238。）

6 宋咸云：“曹明，未详何许人。子鱼，孔鲋字，子顺之子，为陈涉博士，年五十七。”（傅亚庶，*孔丛子校释*，页 408，注

为后人补述之文字，并寓托“子鱼”之名，有意说服后人相信今本〈诘墨〉成于战国末年至秦朝末年之间。事实上，孔鲋未必为今本〈诘墨〉最终编订者，然而仍有可能曾经撰述〈诘墨〉之内容。[7] 是故，孙氏后期改称“〈诘墨〉末段与〈诘墨〉的作者应当不是同一个人”，上述两点足证孙氏合理。

其三，“观子诘墨者之辞”。孙少华先后皆认为此言“诘墨”即〈诘墨〉篇名，其硕士论文引文脱“者”字，或因而导致理解有误；然而其博士论文引录无误，仍然以为文中“诘墨”即是篇名。按一般古汉语行文，若“诘墨”属篇名，此句当作“观〈诘墨〉之辞”。而今全句为“观子诘墨者之辞”，当知“诘墨者”为动宾结构，意谓与墨者颉颃。

其四，“墨者复起”。今见两种解说，一说以为墨子复

70。）

7 宋咸云：“墨翟当战国时，有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余人。孟子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其著书，诬称孔、晏之事，故孔鲋诘而辨之。”见傅亚庶，*孔丛子校释*，页 395，注 1。案：宋咸主要依据〈诘墨〉内容，申明是篇之旨乃记孔鲋诘墨之实。郑良树云：“〈诘墨〉就针对墨家评孔而提出反击，包括墨家利用晏子批孔的材料。作者摘录墨家评议孔子言行的文字，然后逐条反驳，正如《注》说：‘墨翟著书诬称孔、晏之事，故孔鲋诘辨之。’〈非儒〉是否墨翟的亲著有待考证，不过，〈非儒〉利用孔、晏之事攻击儒家却是事实，所以，儒家后人不得不著〈诘墨〉，借以反攻墨家。”（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页 258-259。）

生，如宋咸云："言墨子今已死，使其复起，则子敢对之乎？"（傅亚庶，*孔丛子校释*，页408，注71）一说墨学复兴，如孙少华硕士论文云："由'墨者复起'推测，此时墨家地位已颓。"（孙少华，*《孔丛子》的成书时代与作者及其材料来源*，页 26）两说似皆通。惟细观全段先后云"观子诘墨者之辞"、"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复起"、"墨子之所引者"、"吾始谓墨子可疑"，"墨子"与"墨者"两者似乎有别，"墨子"或指全文"墨子曰"部份，或指《墨子》；至若"墨者"疑专指墨子后学。虽然如此，孙少华理解为"此时墨家地位已颓"，其实并非必然。所谓"墨者复起"，亦可理解为墨子后学再起诘难、诋毁孔子之辞。

（二）孔子、儒家与墨家之关系述略

既已梳通〈诘墨〉末段大意，此实有助理解该篇文字编成之缘由。上文尝从材料来源及篇章结构，揭示〈诘墨〉与《墨子·非儒》之关系；然而〈诘墨〉所出，是否单纯因为两门学派思想之分野使然？

关于墨子及墨学之渊源，最早见于《淮南子·要略》云：

>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虆臿，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

闲服生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页 709-710）

据此，墨子初期受业于孔子之儒学，后来因为不满儒家重视厚葬、礼仪繁琐，于是另立新说，自成门户。《汉书·艺文志》尝试总结墨家思想云：

>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班固，196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页 1738）

简言之，墨学包含节用、兼爱、尚贤、明鬼神、非命、尚同等重要思想，明显与儒家重视礼教、尊卑有别之学说相异。是故以儒家为宗之《汉书》，力陈墨家失于“非礼”与“不知别亲疏”。其实先秦诸子发展至战国时期，儒、墨两家已成为两大显学，《韩非子·显学》云：

>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

> 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王先慎，1998，*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页 456-457）

韩非批评战国之儒、墨学者虽然各具影响力，然而两家自孔子、墨子以后已经四分五裂，其后学所传之儒、墨思想或已失孔、墨二人之原旨。[8]

今本《墨子》收录〈非儒篇〉，明显记载墨家批评、责难儒家之辞。毕沅云："此述墨氏之学者设师言以折儒也。故〈亲士〉诸篇无'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无'子墨子言曰'者，门人小子臆说之词，并不敢以诬翟也，例虽同而异事。后人以此病翟也，非也。"（毕沅，2002，*墨子大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总页 237-238）曹耀湘（生卒未详）云："〈非儒篇〉盖不悦儒术者附会为此说，必非

---

8 本文仅能据《韩非子》、《淮南子》及《汉书》之传世文献，约略综述孔子、儒家与墨子、墨家之关系。然而三书各有主观立场，而所论之"儒墨"指涉不清，举如《淮南子》"墨子学儒者之业"之"墨子"究竟指称墨子本人，抑或墨子学派，或可再三思考。又，一般认为韩非为荀卿学生，创立法家；而淮南之书属于杂家或新道家；班固《汉书》则明显持儒家思想反思九流十家之价值；可知彼此立场必然有异，未可类推。又，三书所论之儒墨，横跨战国至两汉，孔门儒家、战国儒家与汉代儒家诚非等同一物；而墨子与战国早期及后期墨学不尽相同。此等概念，宜另文深入讨论，本文则专论《孔丛子・诘墨》与墨家学派批判孔子之关系。

墨翟之本书也。”（吴毓江，*墨子校注*，页 1027）可见清代学者认为〈非儒〉乃墨子后学所撰述，与墨子无关。毕沅于〈墨子注叙〉又云：

> 世之讥墨子以其节葬、非儒说。墨者既以节葬为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言亦当而不可易，是翟未尝非孔。[……]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又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盖必当时为墨学者，流于横议，或类〈非儒篇〉所说，孟子始嫉之。故《韩非子·显学》云：“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毕沅，墨子叙，*墨子大全*，总页 2-3）

毕氏从《墨子》全书亦有称述孔子言行，因而发现墨子未曾非难孔子，并以为〈非儒〉可能与孟子之儒学相关。孙少华曾言“互相诘难，是先秦诸子的普遍学风”，（孙少华，*《孔丛子》研究*，页 96）斯为良言。早至《庄子·天下》及《荀子·非十二子》皆以自家学派为宗，继而仔细批判其他先秦诸子各家学说之不足；由是推论，〈非儒〉之出，理亦如此。吕思勉（1884—1957）尝总结云：

> 盖墨之非儒如此，皆以与其宗旨不同者为限，原无害于其说之本出于儒矣。此外诋訾孔子之词，多涉诬妄，则诸子书述古者类然；因其说出于传述，不能无误也。此诚不必皆墨子之言，亦不必遂非墨子之说。当时传其家之学者，或推衍师意而自立说；或祖述师言，存其意而易其辞，固

不能一一分别。毕氏必辨为非墨子之言，殊不可必矣。（吕思勉，1995，*经子解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页 143）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非儒〉成篇源于儒、墨两派之学术思想主张有所不同而已。故吕氏认为，〈非儒〉所言，或是墨子后学更易文辞以复述墨子之言，又或是后学发展墨子思想而自立成说。然而今本〈非儒〉行文前后不一，吴毓江（1898—1977）云：“自‘以所闻孔丘之行’以下，与上文就事立论者显然有别，不类一篇文字，疑经后人补缀窜乱，非墨书之旧也。”[9]考今本〈非儒〉，前半文字往往先举“儒者曰”引录儒家学说，下接“应之曰”以反驳儒者之谬；后半文字自“以所闻孔丘之行”以下，即指名道姓责难孔子言行。因此今本〈非儒〉不只反映儒、墨学术思想之分野，亦见墨者诘难孔子之实。

（三）〈诘墨〉承传先秦诸子互相诘难之风气

吴毓江据〈非儒下〉“不类一篇文字”，怀疑伪《孔丛》者先编〈非儒〉，再编〈诘墨〉以反诘墨家，云：

---

9 吴毓江，*墨子校注*，页 441，注 1。吴氏又于〈墨子各篇真伪考〉云：“毕沅、梁任公两氏以〈非儒篇〉无‘子墨子曰’字样，定为不是记墨子之言，甚是。[……]篇中后半所述，‘以所闻孔丘之行’以下至篇末，与上半就事立论显然有别，不类一篇文字。”（吴毓江，*墨子校注*，页 1027）

> 伪《孔丛子·诘墨篇》即以此（本文案：《墨子·非儒下》）下半篇为诘问资料，意者即伪《孔丛》者以之窜入《墨子》中而成其诘欤？古无印版术，书本难见难得，《墨子》未立学官，又为儒者所距，若存若亡，伪窜非不可能。盖儒家空言非墨，终嫌有门户之见，不如伪一弱点于《墨子》书中而反诘之，较为有据。不然《孟子》、《荀子》皆以尊孔非墨名世者，假使〈非儒〉后半为《墨子》原书，则孟、荀早举而辩之非之矣，尚待伪《孔丛》者始举而诘之邪？固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吴毓江，*墨子校注*，页 1027-1028）

吴氏先断定《孔丛子》为伪书，并据此作为前设，质疑今本〈非儒〉后半文字出于伪《孔丛子》编者之手。

上文已详细探讨今本〈诘墨〉诚属一篇布局严谨、结构完整之文章。今再细究〈诘墨〉全文体例先举“墨子曰”引录墨子评论孔子之文，下接“诘之曰”反驳其说。前者属引论，引述前人之论点；后者属驳论，反驳前贤论说之失。同样行文格式，其实亦见于先秦诸子文献，如上文亦有提及今本《墨子·非儒下》前半文字先言“儒者曰”、“又曰”引述儒者学说，下接“应之曰”辨之。[10]

再检《荀子·性恶》先以“孟子曰”、“问者曰”引述孟子学派性善论之思想，下接“曰”、“应之曰”以驳斥之；亦属

10 孙少华亦有类似观点，惟未及留意《荀子·性恶》亦有相类行文格式。详参孙少华，*《孔丛子》研究*，页 85-86。

先秦诸子互相诘难之学术风气。[11] 其中相似点在于：《孔丛子·诘墨》引述“墨子曰”有不见于今本《墨子》，而《荀子·性恶》引述“孟子曰”全不见于今本《孟子》。就〈性恶〉而言，何志华认为：“今传《荀子·性恶篇》引述《孟子》‘性善’相关论说而不见今本诸篇者，可能即出《外书》〈性善篇〉。[……]〈性恶〉之作，当为荀卿后学综合师说，藉与孟子后学辩诘者也。”（何志华，2015，《荀子》述《孟》考：兼论《性恶篇》相关问题，*庄荀考论*，香港：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页 165，168）其总结云：“〈性恶篇〉并非荀卿所作而实出于荀门后学，乃用以与孟子后学所撰〈性善〉相互颉颃者也，[……]仅为荀子后学针对《孟子外书·性善》而发，本属两家后学意气之争，未必荀卿所为也。”（何志华，*庄荀考论*，页 182）因应《荀子·性恶》与《孟子外书·性善》互相辩驳之情形，《孔丛子·诘墨》与《墨子·非儒》似乎同属一理：先由墨子后学以〈非儒〉引起论辩，孔氏后人或儒家后学即以〈诘墨〉，先引录墨子言，再与之辩诘。由此推论，〈诘墨〉之内容可能早于战国时期逐渐形成。

再细观今本〈非儒〉自“以所闻孔丘之行”以下后半文

11 又如《荀子·正论》有六则先以“世俗之为说者曰”引述世俗见解，下接“是不然”辩驳之；下文再有三则先举“子宋子曰”引录宋钘学说，再接“应之曰”诘辩之。其中《宋子》一书已失传。

字，行文一改前半文字“儒者曰”、“又曰”、“应之曰”严谨之表述方式，其内容主要针对孔子及儒家学说而提出意气之争，不重史实或理据。[12]〈诘墨〉“墨子曰”之部份，即专取〈非儒〉此类对孔儒无理取闹之难辞，逐点反驳墨者言论之不是。翻检〈诘墨〉“诘之曰”部份，可知其驳诘往往引经据史，言之有据，通篇文字论说严谨，反驳有理，结构完整，前后呼应，明显经过后人整理编订。既知先秦诸子互相诘难成为当时普遍之学风，从《荀子·性恶》、《孟子外书·性善》相诘之实，有助理解《墨子·非儒》与《孔丛子诘墨》之关系。故此，吴毓江前设《孔丛·子》为伪书，再推论〈非儒〉后半篇经《孔丛子》编者窜入文字而成，其说未敢遽信。

综观《孔丛子》二十三篇有条不紊，先后有序记述孔子、子思、子高、子顺、子鱼至长彦、季彦之事迹。遍考〈诘墨〉全文内容重点，九则“墨子曰”之中，七则（第一、二、三、四、五、七、八段）涉及孔子言行，当中六则仅属诋毁或诬蔑孔子之记载，与儒家学说或思想毫无直接关系；只有一则（即第二段）涉及责难孔子过于重视丧礼等繁文缛节。其余两则“墨子曰”（即第六、九段）诘难孔子

12 细考今本《墨子》全书提及孔子事迹言行，主要集中于〈非儒下〉，另有一则见于〈耕柱〉“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两则见于〈公孟〉“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及“子墨子与程子辩”；然而此三则与〈非儒下〉不同，下文皆有“子墨子曰”予以解说。

弟子，当中一则（即第九段）即责备孔丘之徒哭丧过哀。〈诘墨〉多取墨子非难孔子之辞而驳之，正合《孔丛子》专门记载孔子及其后人言行之体例。是故，与其从儒墨对立之角度审视今本〈诘墨〉，倒不如试以孔氏后人编订反驳墨家诋毁孔子之辞，从而为孔子言行翻案，重塑孔子重视个人修养、“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形象，理应更合《孔丛子》全书之结构。孙诒让尝从儒墨对立之角度，审视孔子鱼（本文案：指〈诘墨〉）排斥、诘难墨子，云：“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荀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子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笮。洙、泗断断，儒家已然，墨儒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墨子既不合于儒术，孟、荀、董无心、孔子鱼之伦咸排诘之。”（孙诒让，2001，自序，*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页 1-2）孙氏所论，恐非〈诘墨〉之全貌。

四、结语

黄怀信谓〈诘墨〉“近似专题论文”，其说可据；然而过去学者鲜有厝意今本〈诘墨〉其实全文布局严谨、篇章极其完整之实。本文即举出书证，补充前贤论说未及之处；进而指出今本〈诘墨〉实经一人之手整理编订而成，编撰者更熟读《墨子・非儒》，并有意回应〈非儒〉相关内容。

今本〈非儒下〉既反映儒、墨学术思想之分野，亦见墨者诘难孔子之实，是篇自“以所闻孔丘之行”以下后半文字，行文一改前半文字严谨论证之表述方式，其内容主要

针对孔子及儒家学说而提出意气之争，不重史实或理据。〈诘墨〉专取〈非儒〉此类对孔儒无理取闹之难辞，逐点引录史实或典籍以反驳墨者言论之不是。本文结合《墨子·非儒下》、《荀子·性恶》及《孔丛子·诘墨》之行文格式，可知〈诘墨〉承传先秦诸子互相诘难之学术风气。由此推论，〈诘墨〉之内容可能早于战国时期逐渐形成。

然而《孔丛子》专门记载孔子及其后人之言行，〈诘墨〉与先秦诸子互相诘辩之文章不同，其重点不在于宣扬孔门学术思想，反而旨在因藉后世墨学曲解孔子言行之记载，有意为孔子抗辩，并重塑孔氏之正面形象。若重新审视〈诘墨〉末段，其补述“曹明问子鱼”一事，总结意味甚浓，本文因而推敲今本〈诘墨〉由孔鲋以后孔氏后人之手所编订。

参考文献

班固，196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毕沅，2002，*墨子大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傅亚庶，2011，*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何志华，2015，《荀子》述《孟》考：兼论《性恶篇》相关问题，*庄荀考论*，香港：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页 129-183。

黄怀信，1987，《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页 31-37。

黄晖，1990，*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刘文典，1989，*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吕思勉，1995，*经子解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骈宇骞，1988，*晏子春秋校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钱穆，1985，*先秦诸子系年*，北京：中华书局。

司马迁，198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孙少华，2006，*《孔丛子》的成书时代与作者及其材料来源*，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孙少华，2011，*《孔丛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诒让，2001，*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

王先慎，1998，*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吴毓江，1993，*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吴则虞，1962，*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许维遹，2009，*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1985，*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余嘉锡，2007，*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北京：中京书局。

张爽，2014，浅析《孔丛子·诘墨篇》与儒墨对立，*黑龙江史志*，第 11 期，页 326-328。

郑良树，2001 论《孔丛子·诘墨》的写作背景及成书时代，*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页 252-264。